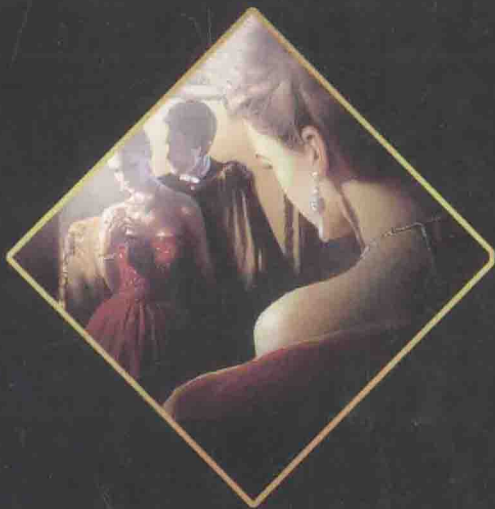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经典名著

探案故事

4

◎点与线 ◎涉过愤怒的河



Tan an gu shi

点与线 [日] 松本清张

涉过愤怒的河 [日] 西村寿行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世界经典名著

探案故事

4

◎点与线

◎涉过愤怒的河



Tan an gu shi

点与线 [日] 松木清张

涉过愤怒的河 [日] 西村寿行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探案故事. 4/(日)松木清张,(日)西村寿行著;梦梦,夏燕改编. —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2006.9

ISBN 7-5087-1512-8

I. 探... II. ①松... ②西... ③梦... ④夏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1547 号

书 名	探案故事 4
著 者	(日)松木清张 (日)西村寿行
改 编	梦 梦 夏 燕
责任编辑	李威海 王 洵

出版发行	中国社会出版社	邮政编码: 100032
通联方法	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	
	电话: (010)66051698	电传: (010)66051713
	邮购部: (010)66060275	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	

印 刷	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140mm×203mm 1/32
字 数	213 千字
印 张	8.5
版 次	2006 年 9 月第 3 版
印 次	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3.00 元

(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点 与 线

目 击 者	003
殉 情 自 杀	010
独 自 调 查	024
第一个疑点	037
四分钟的安排	045
数字上的风景	060
北海道的目击者	078
难破的障碍	086
一封启发性的信	103
水落石出的报告	114

涉过愤怒的河

陷 阱	129
魔 手	144
狩猎“活人”	154
金 毛 熊	170



逃 脱	191
潜回东京	209
大包围网	223
蜘蛛网	240
最后的堡垒	253
没有明天的战士	260



原著 [日]松木清张

改编 梦 梦

内 容 简 介

香椎海岸发生了一起男女情死的案件。男人为东京某部某科候补科长,与一起正在调查的贪污事件有关;女人则为东京一家饭庄的女招待。

虽然此案已经以“情死”定案,但一张列车饭卡“客人一位”引起了警员鸟饲重太郎对整个案件的怀疑。

警司三原纪一抓住疑点不放,对这对男女的死因进行了严密的调查,他沉浸在复杂的火车时刻表中反复推理,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,终于破获了这起计划周密而细致的谋杀案。



目 击 者

1月13日,安田辰郎在东京赤坂区的“小雪饭庄”宴请一位客人,来人的身份是政府某部的司长。

安田辰郎经营自己的安田公司,以买卖机械工具为主。近几年生意做得红红火火,发展很快。据说,他的生意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官方订货多,因此,他在“小雪饭庄”经常宴请这类身份的客人。

“小雪饭庄”和附近其他饭庄相比,称不上是第一流的,却正因为这样,到这里来的客人才不算太多,饭菜就比较实惠,客人心里也就踏实多了。这也许是安田时常光顾这家饭庄的原因。况且,“小雪饭庄”伺候酒席的女招待也是个个服务周到。

安田是“小雪饭庄”的常客,他给这里的人的印象是出手十分阔绰。安田本人也并不讳言,在这里请客就是要用“金钱铺路”。另外,他从不对任何人透露他宴请的客人的真实身份,即使是很熟的女招待。

近段时间来,人们最关心的一件事,是从去年秋天开始,东京城内以政府某部为中心的贪污事件一直闹得沸沸扬扬,据有关人士透露还可能牵涉到许多与此事有关的商人。据报纸推测,此案的调查工作正在底层的官员中进行,到第二年春天,恐怕有波及到上层人士的可能。

正是这个时候,安田带人来“小雪饭庄”的次数更频繁起来。女招待也略知一些他们的姓氏,但仅此而已,她们完全不清楚这



些人的真实身份。不过，安田带来的客人都是政府官员，这一点女招待们都很清楚。

安田宴请的客人不论多少人，最后总是由他结账。所以，“小雪饭庄”渐渐把他当作大主顾看待了。

安田辰郎看起来也不过四十岁的年纪，大脑门，直鼻梁，皮肤黝黑，两眼却很有神，两道眉毛像描过似的很黑很黑。举止动作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老练的商人，沉着稳定，遇事不慌。女招待们欢迎他，他也同她们很合得来。安田表面上对大家一视同仁，丝毫不偏向于谁，从来没对哪一个表示过特别关心。

虽然是这样，但在伺候他的女招待里，要数阿时服侍他的机会最多，也许这是安田来这儿第一次碰巧就是她伺候的缘故。不过，大家并没看见他们有什么太亲密的动作，只是在宴前有说有笑的。

阿时今年 26 岁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，就是少说四岁，别人也会相信。你看她皮肤白皙，瓜子脸，薄嘴唇，一双黑黑的大眼睛，更使她增添了几分魅力。就是看她一眼，也会马上被她的美貌所吸引。更何况她在客人面前，只需微微一笑，眼睛里露出挑逗的眼神，客人马上就会想入非非，神魂颠倒。阿时也自知自己这一手，不时使用。

阿时长得这么漂亮，当然就少不了有人对她另打主意。而且，这里的女服务员都是下午 4 点钟来，晚上 11 点钟走。半夜下班了，还有人专门在新桥车站的大门下等她，请她出去玩。阿时也挺有心计，并不给人家吃闭门羹，而是“好啊，好啊”地答应着，这样三番五次地跟别人拖下去。

“不这样应付，就会得罪别人。前两天就有一个人到这里吃饭，还掐了我一把。”阿时说着，掀起衣服让伙伴们看她的膝盖。果然，那里还有一块紫的淤血块。

“真混蛋。看来，你长得真太迷人了。”在一旁的安田辰郎端着



酒杯笑呵呵地说。安田在这里很规矩，从不占小便宜。

“安田先生，看来你对我们可是不感兴趣了。”站在边上的女招待八重子搭话道。

“那你的意思是，一定要抱过来才行吗？”

“啊呀，安田先生，这么说你倒是什么都懂啊。”金子接过话题说道。

实际上，“小雪饭庄”的女招待们都对安田有些好感。只要安田有意思，大概谁都愿意和他多接近。

那晚安田送走了那位政府官员之后，又回到饭庄里喝咖啡，忽然对八重子和另一个女招待富子说道：“喂，两位小姐，我明天请你们吃饭好吗？”

“好是好，不过阿时不在这儿，把阿时也一起请去好不好？”富子说着，向四下看了看，没看到阿时的影子。

“好了，就先请你们两位吧。下次有机会再请阿时，人太多了也不好。”

这也有道理。女招待们下午4点都必须到饭庄。如果都出去吃饭，回来太晚，三人都不在这儿就不大好了。

“那好，明天下午3点半到乐叮的雷班咖啡馆见。”安田笑着说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14日。下午3点半左右，当富子到雷班咖啡馆时，安田已经到了，正坐在餐桌旁喝咖啡呢。

富子径直向他走了过去，打了声招呼，便在餐桌旁坐下。这里虽然和“小雪饭庄”有些相似，但换个地方，感觉又不一样了。富子坐下时，两颊不觉有点发热。

“八重子还没来啊？”

“差不多快来了。”安田笑容满面，喝着咖啡答道。

一会儿，八重子也来了。



“你们想吃西餐，炸虾，生鱼，还是中国菜？”

安田征求她们的意见。

“西餐。”两位小姐几乎同时回答，今天她们也想换个口味。

三人离开了咖啡室，向银座走去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没有风还比较暖和，很快，他们就从尾张町的街角来到松坂屋。

这里的餐厅也很清静。

八重子和富子客套了一番，拿起菜单互相商量着，可是半天也没有拿定主意。

安田斜眼看了一下手表，八重子发现了，忙回头问道：

“安田先生下午还有事要忙吗？”

“哦，不，不忙，只是今天要赶到镰仓去。”安田不慌不忙地答道，两手交叉放在餐台上。

“那么，富子，快叫菜呀，人家还有事情要办呢。”

富子很快就点好了菜。

不知不觉，大家吃这餐饭花了不少时间，三人都谈得很投机。水果端上来的时候，安田又看了看手表。

“是不是时间到了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安田回答道。

然而，咖啡端上来时，安田又望了一下手表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也该回饭庄了。”八重子站起身来说道。

“嗯。”安田却没动，似乎在想什么事情，“你们这就走？唉，我一个人挺寂寞的，你们两位能不能送我到上野车站去。”他的话，似乎是开玩笑，似乎又是认真的。

富子和八重子互相望了望。心想：现在回到饭庄上班，已经迟了，等把你送到火车站再回去，岂不更迟了！可是，两位小姐见到安田辰郎的表情，想了想他刚才说的话，本不愿送，却又碍于面子，谁也不想把气氛搞得不愉快。





“那好。”富子终于下了决心说道，“不过我先给饭庄老板打个电话，告诉他我们要迟些去。”

等富子打完电话回来，安田辰郎已准备好出门了。这时，他又看了看表。富子和八重子在一旁看了，心想：怎么这样爱看表。

“安田先生，你坐几点的火车啊？”八重子问道。

“18点12分。现在是17点30分，也该去了。”安田说着，就到柜台去付账。

坐汽车到火车站，只需5分钟的路程。

在汽车里，安田再三表示感谢，八重子和富子也应付道：“安田先生，没什么，这件小事不必太客气。”

很快车到了火车站。

安田先生买了车票，又递给她们两张月台票。去镰仓的火车在13号月台上车，这时，钟的指针就要指在18点上了。

13号月台上的车还没有来，安田站在月台上望着南边的月台。那边是长途火车的站台，一边是14号月台，另一边是15号月台。15号月台那边已停了一辆火车，旅客们正在陆续上车。第13、14号月台上都没有车，所以可以清楚地从13号月台上望到15号月台的火车。

“那辆车是开往九州博多方向的特别快车‘朝风号’。”安田讲解道。

15号月台上，人们正挤着上车，一片混乱。突然，安田叫了一声：“喂，看，那不是阿时吗？”

两个女人顺着安田手指的方向望去，“正是阿时，正是她！”八重子不由得叫起来。

阿时正在混杂的人群中向前赶，穿着打扮上明显一副旅行样，手里提着皮箱。富子望了一阵才发现，不觉叫道：

“真的，真的是阿时！”





可是，更让她们感到意外的是，阿时旁边还有一男青年，看样子两人谈话很亲密。那男人手提着一个公文包，穿着一件黑大衣，在人群中忽隐忽现，走向火车。她们看不清他的脸，实在不认得这个男人到底是谁。

“她这是到哪儿去呢？”八重子问道。

“那个男人又是谁呢？”富子压低嗓音。

阿时怎么也不会想到隔着两个月台还有三个人正在看她，她只是随着那男子一直往前走。一会儿，他们在一节车厢前停了下来，那男人看了看车厢号，先上了火车，很快，他们就消失了。

“阿时看来是跟那个男人到九州旅行去，她可真会享受啊！”安田自言自语道。

富子和八重子呆立在月台上，一脸的惊诧神色，她们呆望着阿时上车的车厢。

“阿时到底到哪去呢？”八重子问道，“既然是特别快车，不会是到近处。”

“她还带一个男的。”富子说，“这个人以前我们都没见过，真出乎意料！”

两人感到很好奇，不停地低声交谈起来。

八重子和富子两人对阿时的私生活了解得并不多。平时，阿时在她们面前从不谈自己的身世，没听说她结过婚，也没听说她有爱人，甚至没听说有什么浪漫行径。虽然，大家在一起干服务员，有说有笑，但一谈到自己个人的私事就守口如瓶了。阿时就是这种类型的人。

所以，她们两人今天突然发现了阿时的隐私，不免有些冲动。

“那个男人是谁？走，富子，到那边月台上去，或许从窗口能看到。”八重子显得很兴奋。

“好啦，别管那么多事吧！”安田说。



“噢，安田先生，你不是吃醋吧？”

“算了吧！我正要去镰仓看老婆呢。”安田笑着说。

这时，横须贺的车进站了。车子停在13号月台旁，正好挡住了15号月台的视线。后来调查得知，横须贺的车子每天18点1分到站。

安田上了车，这辆车还有11分钟就要开车了。

安田从车窗里探出头，向她们挥挥手，“两位小姐，你们赶快回去吧，多谢你们了。”

“那好，再见了。”八重子说完，就和富子匆匆跑下楼梯，想赶到15号月台去看阿时和那个男子。

“喂，富子，看看阿时去！”

“这样好吗？”富子虽这么说，却没有反对的意思。

两人急忙奔向15号月台。

两人跑到特别快车旁，挤在送客的人中，向窗内张望。借着车内的灯火，她们很快找到了阿时和坐在旁边的男人。

“快看，阿时和他谈得多高兴。”八重子说。

“真的，你看那男人有多大岁数？”富子好像对那男人很感兴趣。

“我看和阿时差一两岁吧。”八重子盯着他们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走，我们上去逗逗她。”

“算了，八重子，”富子挡住她，“别太过分了。你看，我们也该走了，时间太晚了也不好。”

两人回到“小雪饭庄”，把在火车站的事讲给老板娘听。老板娘听了也感到出乎意料。

“噢，真的？阿时昨天对我说，只是回乡下五六天，暂时不来上班，想不到还有个男人。”老板娘的眼睛都睁圆了。

“还不是找借口，阿时不是说过她是秋田人吗？”





“像她这样漂亮的人，可真捉摸不透，说不定她是到京都玩去了。”三人相互一笑。

第二天晚上，安田又带客人到“小雪饭庄”来吃饭。送走客人后，又和八重子聊起来。

“怎么阿时今天没来上班？”安田问道。

“没有，哼，说不定一个星期也不会来呢。”八重子挤眉弄眼地说。

“噢，难道她跟那个男人度蜜月去了不成？”

安田放下酒杯问道。

“这……我也不清楚。”八重子说得也不那么肯定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们也该出去旅行才好。”

“说得倒容易。那好，安田先生带我也去旅行旅行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？我自己都没那资格，还要带你。好了，我也该走了，明天见。”

说着，安田离开了饭庄。

第二天晚上，安田又带了两位客人来吃饭。也是富子和八重子招呼他们，谈话中又讲到阿时。

可是，他们竟没想到，阿时和同行的男人一起死在海滩上。

殉情自杀



通往门司的铁路，先到香椎车站，然后，再过三站才是博多。如果在香椎火车站下车向山那边走去，山脚下就是香椎宫；如果向海边走，就是博多湾的海岸。

海湾前还有一条通往志贺岛的海湾道路，风景宜人，引人入





胜。

这段海岸就是香椎湾。

1月21日早晨6点30分左右,正值天寒地冻的时候。一位从家出来的工人路过这段海岸前往位于名岛的工厂去上班。

天刚蒙蒙亮,海岸被乳白色的薄雾笼罩着,迎面潮湿的冷风使人颇感寒意。那个工人掀起外衣的领子,匆匆赶路。海岸边岩石很多,为了走近路,他每天都走这里,已经习惯了。

可今天,在黑黑的岩石地平线上,平放着两个物体,这种现象是以往绝没有的。

那两个孤零零横卧着的物体在灰白的光线中衣角还在飘动,不,还有头发。这工人再往前走一走,连黑皮鞋、白袜子都看清楚了。

工人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,他改变了方向,向这里的派出所飞跑过去。

“死人,海边上有死人!”

他一边猛敲派出所的玻璃,一边大喊。

“什么,死人?”

老警察刚刚起床,还在扣上衣的纽扣。

“是的,两个人,一男一女。就在那边海边岩石上,我带你去。”

“好,好,你稍等一下。”

老警察有些慌乱地记下报信人的姓名,又和香椎警察局取得了联系,然后两人奔向海边。

两具尸体依然在寒风中横卧着。工人这次胆子大了起来,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尸体。

那个女人仰面朝天地躺着,双目紧闭,却露出了白牙。她的双颊呈玫瑰色,灰白的防寒大衣下面露出了茶色的盛装和白色的衣襟。衣服丝毫没有紊乱的迹象,两脚平摆,穿着一双干干净净的白



袜，一对胶拖鞋整齐摆放在身边，她的姿势很自然。

工人又看了看她边上的那具男尸，他的双颊血色更好，就像醉卧在那儿一样。

这对男女尸体之间，挨得非常紧密。一只小螃蟹从岩石的缝隙里一直爬到男尸旁的橙汁玻璃瓶上。

“是自杀！真可怜，还这么年轻。”

老警察边看边说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大亮了。

在香港警察局的要求下，福岗警察署派来了一名探长和两名探员，还有法医、化验员等。他们在接到报告后 40 分钟就赶到了现场。

探员从各种角度给尸体照了相。

矮个子法医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尸体，又看了一下尸体旁的橙汁瓶，然后说：

“是喝氰化钾死的，脸上的玫瑰色就是特征。很可能是混着橙汁一起喝下去的。”

“死亡到现在有多少时间了？”留着两撇胡子的探长问道。

“不出 10 小时吧！不过，这还要回去仔细化验才能断定。”

“10 个钟头。”

探长推算了一下时间，大概是头一天夜里 10 点或 11 点的事。探长又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他的双眼似乎告诉人们，他在想着当时情死的情况。

“他们是同时服毒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把氰化钾掺在橙汁里，然后喝下去的。”

“跑到这地方来死，真是不怕冷啊！”一个穿着满是皱褶大衣的男子低声喃喃着。

法医看了看这个说话的男子，他四十二三岁，瘦得毫无风采。

